





第四六三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吳越春秋	越絕書	華陽國志	鄴中記	十六國春秋	別本十六國春秋
------	-----	------	-----	-------	---------

漢趙煜撰……………一	漢袁康同撰……………七三	晉常璩撰……………一三一	晉陸翽撰……………三〇五	舊題魏崔鴻撰……………三二五	舊題魏崔鴻撰……………一一〇五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越春秋卷一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九

吳越春秋

載記類

提要

臣等謹案吳越春秋六卷漢趙煜撰煜山陰

人見後漢書儒林傳是書考隋書及唐書經

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篇殆非全書又

有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

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煜書行於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提要

世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

以為今無此語他如文選註引季札見遺金

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

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煜本成無

其文云云考證頗為詳悉然不著名姓諸本

往往佚之其註舊亦無撰人但註中時有徐

天祐字惟此本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後

有題識云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賓

謄錄監生臣王遇亨

音註知出於天祐無疑惟其後又列紹興路
儒學學錄留聖學正陳昌伯教授梁相正議
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四人
名不知究出誰手耳煜所述多曼衍如伍尚
占甲子之日時加於己范蠡占戊寅之日時
加日出有勝蛇青龍之語文種占陰畫六陽
畫三有玄武天空天關天梁天一神光諸神
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其多所附會可知天
祐註於事跡異同多有駁正然如季孫使越
子期私與吳為市之類猶未詳辨也乾隆四
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陸錫熊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卷一

吳太伯傳第一

漢趙煜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曰

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嫄字說文邵炎帝之後姜嫄姓封邵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

嫄作原台作邵邵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

志作嫄與邵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跡而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

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

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於阬

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於

澤中水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水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

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種也

禾黍桑麻五穀相去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

下築稷黍禾蕓麥豆稻各得其理竟遭洪水人民泛濫
遂逐 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也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

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

世紀后稷納結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政城在廣州弘化縣南三里 遭夏氏世衰失官

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公劉慈仁行

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

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

欽定四庫全書

異越春秋

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陰世本陰作掄

雲都皇甫謚曰雲都亞園子亞園子公叔祖類公叔祖

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

始而伐之董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董古公事之以犬

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官

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

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卻踰梁山而處岐周

徐廣曰新平漆縣東

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
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

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吳陽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

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

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少曰李歷太美

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士詩大明篇季仲氏

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任毛氏箋擊國任姓仲中

傳太任擊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

月甲子亦爵衛丹書入於鄭止於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

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

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

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

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

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

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

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佳

王數用兵恐及以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

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

境縣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

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

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

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右稷封為王者之復至太王王季

文王此為諸侯矣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

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主璫拒史之賜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

欽定四庫全書吳越春秋

也伯旦召導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

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任周召周

公與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為太王追封

太伯於吳太伯殂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

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

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

虞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單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

考作轉轉周古史熊遂喬作梅廬作廬

之伐號氏單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史記正義同而吳

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

國斯霸焉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以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

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

欽定四庫全書吳越春秋

樂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漆州深問周公禮

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

曰孤在夷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

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重適吳以為行人教吳

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

人掌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

反將去解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

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

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兹至於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

寓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

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次曰

餘昧昧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六

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

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

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

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

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

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

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

正出長攝行事當國政也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二十三年此書止載元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

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

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

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

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

謝曰夫適適切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

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七

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

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庶存

適亡通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

國子臧公子臧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

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遂遇奔宋明年反自宋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

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上聲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

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

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延陵季子之采邑也

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

數為吳伺祭祭當作祭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

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王餘祭以朱方封之

夷味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味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

年書開弑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闕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

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皆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效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

在熊國城父縣而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

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

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

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子號為吳王僚也

立建章華之臺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以報前光諸樊子闔廬也

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宜為楚所獲亦曰餘宜光懼因捨

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作捨蓋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

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前名當作前

人也名員音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

人舉即奢之

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

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

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

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

射者所圖絃矢卒

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

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

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

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

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祿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守備之材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十

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

無忌

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

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

秦秦女美容無忌報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

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

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

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

守城父

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

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

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十一

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過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

恒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恩憂父不活惟父獲免
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
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
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
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己支傷日下
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
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
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卷一

十一

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微倖相見以自濟達於
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
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
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
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
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
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
遣追捕子胥胥乃貫鳥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
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
先編其諡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書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
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
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
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困於諸侯以報讎矣
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
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卷一

十一

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
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
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
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
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
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
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見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

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十四

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得當作尋四尺之津子胥曰勿倍勿曰尋既渡漁父乃視之有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盪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

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十五

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漂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簞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販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簞飯其盪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速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

子胥已養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
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
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
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
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
人觀固有識者翌日翌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
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
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卷五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

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
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文腰十圍眉間一尺王

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

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

知之欲為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

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

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

彼光有內志未可說

音說

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

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

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

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

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

專諸

左傳作鍾設

專諸者堂邑

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

人也伍胥

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

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

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子

吳越春秋

卷五

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

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

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

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

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

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名邁史記索隱曰邁是其名

諸樊是其名

則光之

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味春秋作哀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

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聲亡在諸侯未

還餘味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

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

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

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

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

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

欽定四庫全書

之并力惟夫子諡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

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

妾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

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

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

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

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

子建之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

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

年吳子過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諸樊也傳亦書吳

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

當是公子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

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宣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

家所記與此合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脾梁史記

巢今無為巢縣吳之與吳邊邑處女蠻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

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蠻爭界上之桑桑伍子胥傳兩

女子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

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

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

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

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

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

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存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

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

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誤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

長字之誤使公子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作傭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作密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三

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密室中

左傳作掘室
史記作密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作密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三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快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鐔之甲三重

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

足疾入密室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

王僚前專諸乃辟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胃

戟有枝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

戟軼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軼注軼謂兩轡持

此言立戟交軼謂戰之立如軼之交倚專諸之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三

宵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戮僚篡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吳越春秋

按左傳按餘奔徐燭傭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

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楚舒春秋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卷二

漢趙煜撰

閭閻內傳第四

閭閻左傳作閭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

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

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閭閻謂子胥

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
出莊子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卷二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

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

事焉閭閻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

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

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

所親閭閻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

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

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

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閭閻曰安君

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

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

也閭閻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

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閭閻曰寡人委計於子子

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

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

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卷二

天門通閭閻風也

史記律書閭閻風居西
方閭者倡也閭者藏也

立蛇門者以

象地戶也

已為地戶

閭閻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

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

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

為兩鯢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

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

閭閻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

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